



10713

東坡集卷之十四

傳

陳公弼傳

眉山蘇

軾東坡氏著

公諱希亮字公弼姓陳氏眉之青神人其先京兆人也唐廣明中始遷于眉曾祖延祿祖瓊父顯忠皆不仕公幼孤好學年十六將從師其兄難之使治息錢三十餘萬公悉召取錢者焚其券而去學成乃召其兄之子庸論使學遂與俱中天聖八年進士第里人表其閭曰三雋坊始爲長沙縣浮屠有海印國師者交通權貴人肆爲姦利人莫敢正視公捕寘諸法一縣大聳去爲雋都老吏曾

東坡集卷十四 傳

一

腆侮法弼獄以公少年易之公視事之日首得其重罪腆扣頭出血願自新公戒而捨之會公築縣學腆以家財助官悉遣子弟入學卒爲善吏而子弟有登進士第者巫覡歲歛民財祭鬼謂之春齋否則有火災民誑言有緋衣三老人行火公禁之民不敢犯火亦不作毀淫祠數百區勸巫爲農者七十餘家及罷去父老送之出境遣去不可

皆泣日公捨我去緋衣老人復出矣以母老乞歸蜀得劍州臨津以母憂去官

服除爲開

封府司錄福勝塔火官欲更造度用錢三萬萬公言陝西方用兵願以此餽軍詔罷之先趙元昊未反青州民趙禹上書論事且言

元昊必反宰相以禹爲狂言徙建州而元昊果反禹自建州逃還

京師上書自理宰相怒下禹開封府獄公言禹可賞不可罪與宰相爭不已上卒用公言以禹爲徐州推官且欲以公爲御史會外戚沈氏子以姦盜殺人事下獄未服公一問得其情驚仆立死沈氏訴之詔御史劾公及諸掾史公曰殺此賊者獨我耳遂自引罪坐廢暮年盜起京西殺守令富丞相公可用起知房州州素無兵備民凜凜欲亡去公以牢城卒雜山河戶得數百人日夜部勒聲振山南民恃以安盜不敢入境而殿侍雷甲以兵百餘人逐盜至竹山甲不能戢士所至爲暴或告有大盜入境且及門公自勒兵阻水拒之身居前行命士持滿無得發士皆植立如偶人甲射

東坡集卷十四 傳

二

之不動乃下馬拜請死曰初不知公官軍也吏士請斬甲以徇公不可獨治爲暴者十餘人勞其餘而遣之使甲以捕盜自贖時劇賊黨軍子方張轉運使使供奉官崔德贊捕之德贊旣失黨軍子則以兵圍竹山民賊所嘗舍者曰向氏殺其父子三人梟首南陽市曰此黨軍子也公察其免下德贊獄未服而黨軍子獲於商州詔賜向氏帛復其家流德贊通州或言華陰人張元走夏州爲元昊謀臣詔徙其族百餘口於房幾察出入饑寒且死公曰元事虛實不可知使誠有之爲國

者終不顧家徒堅其爲賊耳此又皆其疎屬無罪乃密以聞詔釋之老幼哭庭下曰今當還故鄉然奈何去父母乎至今張氏畫像

祠焉代還執政欲以爲大理少卿公曰法吏守文非所願願得一郡以自效乃以爲宿州州跨汴爲橋水與橋爭率常壞舟公始作飛橋無柱至今沿汴皆飛橋移滑州奏事殿上仁宗皇帝勞之曰知卿疾惡無懲沈氏子事未行詔提舉河北便糴都轉運使魏瓘劾奏公擅增損物價已而瓘除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公乞廷辯旣對上直公奪瓘職知越州且欲用公公言臣與轉運使不和不得爲無罪力請還滑會河溢魚池埽且決公發禁兵捍之廬於所當決吏民涕泣更諫公堅卧不動水亦漸去人比之王尊是歲盜起宛句執濮州通判井淵上以爲憂問執政誰可用者未及對上

東坡集卷十四

傳

三

曰吾得之矣乃以公爲曹州不逾月悉禽其黨淮南饑安撫轉運使皆言壽春守王正民不任職正民坐免詔公乘傳往代之轉運使調里胥米而蠲其役凡十三萬石謂之折役米米翔貴民益饑公至則除之且表其事劾郡皆得除又言正民無罪職事辦治詔復以正民爲鄂州徙知廬州虎翼軍士屯壽春者以謀反誅而遷其餘不反者數百人於廬士方自疑不安一日有竊入府舍將爲不利者公笑曰此必醉耳貸而流之盡以其餘給左右使令且以守倉庫人爲公懼公益親信之士皆指心誓爲公死提點刑獄江東又移河北入爲開封府判官改判三司戶部勾院又兼開拆司

榮州煮鹽凡十八井歲久漸竭而有司責課如初民破產籍沒者三百一十五家公爲言還其所籍歲蠲三十餘萬斤三司簿書不治其滯留者自天禧以來朱帳六百有四明道以來生事二百一十二萬公日夜課吏凡九月而去其三之二會接伴契丹使還自請補外乃以爲京西轉運使石塘河役兵叛其首周元自稱周大王震動汝洛間公聞之卽日輕騎出按吏請以兵從公不許賊見公輕出意色閑和不能測則相與列訴道周公徐問其所苦命一老兵押之曰以是付葉縣聽吾命旣至令曰汝已自首皆無罪然必有首謀者衆不敢隱乃斬元以徇而流軍校一人其餘悉遣赴

東坡集卷十四 傳

四

役如初遷京東轉運使維州參軍王康赴官道博平博平大猾有號截道虎者歐康及其女幾死吏不敢問博平隸河北公移捕甚急卒流之海島而劾吏故縱坐免者數人山東羣盜爲之屏息徐州守陳昭素以酷聞民不堪命他使者不敢按公發其事徐人至今德之移知鳳翔倉粟文十二年王者以腐敗爲憂歲饑公發十萬石以貸有司憂恐公以身任之是歲大熟以新易陳官民皆便之于闐使者入朝過秦州經畧使以客禮享之使者驕甚留月餘壞傳舍什物無數其徒入市掠飲食人戶晝閉公聞之謂其僚

曰吾嘗王契丹使得其情虜人初不敢暴橫皆譯者教之吾痛繩

以法譚者懼則虜不敢動矣況此小國乎乃使教練使持符告譚者曰入吾境有秋毫不如法吾且斬若取軍台狀以還使者亦素聞公威名至則羅拜庭下公命坐兩廊飲食之護出諸境無一人譁者始州郡以酒相餉例皆私有之而法不可公以遺游士之貧者既而曰此亦私也以家財償之且上書自劾求去不已坐是分司西京未幾致仕卒享年六十四仕至太常少卿贈工部侍郎娶程氏子四人忱今爲度支郎中恪卒於滑州推官恂今爲大理寺丞慄未仕公善著書尤長於易有集十卷制器尙象論十二篇辨鉤隱圖五十四篇爲人清勁寡欲長不逾中人面瘦黑目光如水

東坡集卷十四

傳

五

平生不假人以色自王公貴人皆嚴憚之見義勇發不計禍福必極其志而後已所至姦民猾吏易心改行不改者必誅然實出於仁恕故嚴而不殘以教學養士爲急輕財好施篤於恩義少與蜀人宋輔游輔卒於京師母老子少公養其母終身而以女妻其孤端平使與諸子游學卒與忱同登進士第當蔭補子弟輒先其族人卒不及其子慄公於軾之先君子爲丈人行而軾官於鳳翔實從公二年方是時年少氣盛愚不更事屢與公爭議至形於言色已而悔之竊嘗以爲古之遺直而恨其不甚用無大功名獨當時士大夫能言其所爲公没十有四年故人長老日以衰少恐遂就

湮沒欲私記其行事而恨不能詳得范景仁所爲公墓誌又以所聞見補之爲公傳軾平生不爲行狀墓碑而獨爲此文後有君子得以考覽焉

贊曰聞之諸公長者陳公弼面目嚴冷語言確訥好面折人士大夫相與燕游聞公弼至則語笑寡味飲酒不樂坐人稍稍引去其天資如此然所立有絕人者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採淮南王謀反論公孫丞相若發蒙耳所憚獨汲黯使公弼端委立朝其威折衝於千里之外矣

東坡集卷十四

傳

六

方山子傳

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爲人閭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晚乃遷於光黃間曰岐亭菴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屋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余謫居於黃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爲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荅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旣聳然異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有九年余在岐山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游西山鵲起於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今幾時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然方山子世有勳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陽狂垢汙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與

率子廉傳

率子廉衡山農夫也愚朴不遜衆謂之率牛晚隸南嶽觀爲道士觀西南七里有紫虛閣故魏夫人壇也道士以荒寂莫肯居者惟子廉樂居之端然而已人莫見其所爲然頗嗜酒往往醉臥山林間雖大風雨至不知虎狼過其前亦莫害也故禮部侍郎王公祐出守長沙奉詔禱南嶽訪魏夫人壇子廉方醉不能起直視公曰村道士愛酒不能常得得輒徑醉官人恕之公察其異載與俱歸居年餘落漠無所言復送還山曰尊師韜光內映老朽所不測也當以詩奉贈旣而忘之一日晝寢夢子廉來索詩乃作二絕句書

東坡集卷十四

傳

八

板置閣上衆道士驚曰率牛何以得此太平興國五年六月十七日忽使謂觀中人口吾將有所適閣不可無人當速遣繼我者衆道士自得王公詩稍異之矣及是驚曰天暑如此率牛安往狼狽往視則死矣衆始大異之曰率牛乃知死日耶葬之嶽下未幾有南臺寺僧守澄自京師還見子廉南薰門外神氣清逸守澄問何故出山笑曰閑遊耳寄書與山中人澄歸乃知其死驗其書則死日也發其塚杖屨而已東坡居士曰士中有所挾雖小技不輕出也況至人乎至人固不可得識至人者豈易得哉王公非得道不

能知率牛之異也居士嘗作三槐堂記意謂公非獨慶流其子孫

庶幾身得道者及見率子廉事益信其然公詩不見全篇書以遺
其曾孫鞏使求之家集而補之或刻石置紫虛閣上云

東坡集卷十四

傳

九

其曾孫鞏使求之家集而補之或刻石置紫虛閣上云

庶幾身得道者及見率子廉事益信其然公詩不見全篇書以遺

僧圓澤傳

洛師惠林寺故光祿卿李愷居弟祿山陷東都愷以居守死之子源少時以貴游子豪俊善歌聞於時及愷死悲憤自誓不仕不娶不食肉居寺中五十餘年寺有僧圓澤富而知音源與之游甚密促膝交語竟日人莫能測一日相約游蜀青城峩眉山源欲自荆州泝峽澤欲取長安斜谷路源不可曰吾已絕世事豈可復道京師哉澤默然久之曰行止固不由人遂自荊州路舟次南浦見婦人錦襜負髻而汲者澤望而泣曰吾不欲由此者爲是也源驚問之澤曰婦人姓王氏吾當爲之子孕三歲矣吾不來故不得乳今

東坡集卷十四 傳

十

旣見無可逃者公當以符呪助我速生三日浴兒時願公臨我以笑爲信後十三年中秋月夜杭州天竺寺外當與公相見源悲悔而爲具沐浴易服至暮澤亡而婦乳三日往視之兒見源果笑具以語王氏出家財塋澤山下源遂不果行反寺中問其徒則旣有治命矣後十三年自洛適吳赴其約至所約聞葛洪川畔有牧童扣牛角而歌之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慙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長存呼問澤公健否荅曰李公眞信士然俗緣未盡慎勿相近惟勤修不墮乃復相見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山川尋已遍却回烟棹上瞿塘遂去不

知所之後二年李德裕奏源忠臣子篤孝拜諫議大夫不就竟死
寺中年八十 此出袁郊所作甘澤謚以其天竺故事
故書以遺寺僧舊文煩冗願爲刪改

東坡集卷十四 傳

十一

寺中平八十

此出袁郊所作甘澤謚以其天竺故事

寺中平八十

此出袁郊所作甘澤謚以其天竺故事

杜仲郁里人也天資厚朴而有遠志聞黃環名從之游因陳曰願輔子半夏幸仁憫焉使得旋復自古揚摧環曰子言匪實宜蚤休少從容將訶子矣仲曰人之相仁雖不百合亦自然同况吐新意以前子吾聞夫子雌黃冠衆故求決明於子今子微銜吾爲其非僭乎曰吾如貧者食無餘糧獨活久矣子今屑就何以克蔚子乎苟迹子之素狂若所請亦大激矣試聞子之志也曰敢問士何以益智行何以非廉先王不留行者何事也曰此匪子解也夫得所託者猶之射于臨於層城也居非地者猶之困于蕪黎也今子宛

東坡集卷十四 傳

十一

如易之所謂井渫不食也非揚淘之而欲其中空清是坐恒山而望扶桑耳勢不可及已使投垢熟艾以求別當世則與之無名異矣某蒙甚願子白之曰吾自通微預知子高良故謾矜子以短而欲亂子言子能詳微意知所激刺亦無患子矣雖然澤蘭必馨今王明苟起子爲赤車使者且將封子子甘從之乎曰吾大則欲伏神以安息小者吾殊于衆而已矣雖登文石摩螭頭不願也古人有三聘而起松蘿者迫實用也余將杜衡門以居之爲一白頭翁雖五加皮幣於我如水萍耳豈當歸之哉環曰然世有陰險以求石斛之祿者五味子之言可也雖吾亦續隨子矣或斤之曰船破

須筓酒成於麴猶君之錄英才也彼貪祿角進者可謂之也若夫
躑躅而還鄉甘遂意於丁沉則吾之所謂獨行之民可使君子懷
寶鳥久居此爲哉余愛仲善依人而嘉環能發其心故錄之爲傳

東坡集卷十四

傳

三

萬石君羅文傳

羅文欽人也其上世常隱龍尾山未嘗出爲世用自秦棄詩書不用儒學漢興蕭何輩又以刀筆吏取將相天下靡然效之爭以刀筆進雖有奇產不暇推擇也以故羅氏未有顯人及文資質溫潤纘密可喜隱居自晦有終焉之意里人石工獵龍尾山因窟入見文現然居其間熟視之笑曰此所謂邦之彥也豈得自棄於岩穴耶乃相與定交磨礪成就之使從諸生學因得與士大夫游見者咸愛重焉武帝方向學喜文翰得毛穎之後毛純爲中書舍人純一日奏曰臣幸得收錄以備任使然以臣之愚不能獨大用今臣

東坡集卷十四 傳

十四

同事皆小器頑滑不足以置左右願得召臣友人羅文以相助詔使隨計吏入貢蒙召見文德殿上望見異焉因玩弄之曰卿久居荒土得被漏泉之澤涵濡浸漬久矣不自枯槁也上復叩擊之其音鏗鏗可聽上喜曰古所謂玉質而金聲者子真是也使待詔中書久之拜舍人是時墨卿楮先生皆以能文得幸而四人同心相得歡甚時人以爲文苑四貴每有詔命典策皆四人謀之其大約雖出於上意必使文潤色之然後琢磨以墨卿謀畫以毛純成以段楮先生使行之四方遠夷無不達焉上嘗嘆曰是四人者皆國寶也然重厚堅貞行無瑕玷自二千石至百石吏皆無如文者命

向方以金作室以蜀文錦爲薦褥賜之其後手闕進美玉上使以玉作小屏風賜之并賜高麗所獻銅瓶爲飲器親愛日厚如純輩不敢望也上得羣才用之遂內更制度修律歷講郊祀治刑獄外征伐四夷詔書符檄禮文之事皆文等預焉上思其功制詔丞相御史曰蓋聞議法者常失於太深論功者常失於太薄有功而賞不及雖唐虞不能以相勸中書舍人羅文久典書籍助成文治厥功茂焉其以歛之祔門三百戶封文號萬石君世世勿絕文爲人有廉隅不可犯然搏擊非其任喜與老成知書者游常曰吾與兒輩處每慮有玷缺之患其自愛如此以是小人多輕疾之或讒於

東坡集卷十四

傳

五

上曰文性貪墨無潔白稱上曰吾用文掌書翰取其使事耳雖貪墨吾固知不如是亦何以見其才自是左右不敢復言文體有寒疾每冬月侍書輒面冰不可運筆上時賜之酒然後能書元符中詔舉賢良方正淮南王安舉端紫以對策高第待詔翰林超拜尙書僕射與文並用事紫雖乏文采而合色尤可喜以故常在左右文浸不用上幸甘泉祠河東巡朔方紫常扈從而文留守長安禁中上還見文塵垢面目頗憐之文因進曰陛下用人誠如汲黯之言後來者居上耳上曰吾非不念爾以爾年老不能無少圓缺故也左右聞之以爲上意不悅因不復顧省文乞骸骨伏地上詔使

駙馬都尉金日磾翼起之日磾胡人初不知書素惡文所爲因是
擠之殿下顛仆而卒上憫之合宦者瘞於南山下子學嗣堅資性
溫潤文采纈密不減文而器局差小起家爲文林郎侍書東宮昭
帝立以舊恩見寵帝春秋益壯喜寬大博厚者願堅器小斥不用
堅亦以落落難合於世自視與瓦礫同昭帝崩大將軍霍光以帝
平生玩好器用後宮美人置之平陵堅自以有舊恩乞守陵拜陵
寢郎後死葬平陵自文生時宗族分散四方高才奇特者王公貴
人以金帛聘取爲從事舍人其下亦與巫醫書筭之人游皆有益
於其業或因以致富焉

東坡集卷十四

傳

夫

贊曰羅氏之先無所見豈左氏所稱羅國哉考其國邑在江漢之
間爲楚所滅子孫疑有散居黔歛間者嗚呼國旣破亡而後世猶
以知書見用至今不絕人豈可以無學術哉

江璿柱傳

生姓江名璿柱字子美其先南海人十四代祖媚川避合浦之亂徙家閩越閩越素多士人聞媚川之來甚喜朝夕相與探討又從而鐫琢之媚川深自晦匿嘗喟然謂其孫子曰匹夫懷寶吾知其罪矣尙子平何人哉遂棄其孳浪迹泥塗潛德不耀人莫知其所終媚川生二子長曰添丁次曰馬頰始來鄞江今爲明州奉化入璿柱世孫也性溫平外慤而內淳稍長去襮類頰長而白皙圓直如柱無絲髮附麗態父文庖公異之且曰吾閩人多矣昔人憂寶貴之美有如玉川者是兒亦可謂璿柱矣因以名之生寡欲然

東坡集卷十四

傳

七

極好滋味合口不論人是非人亦甘心焉獨與峨嵋洞車公清溪退邱子望湖門章舉先生善出處大畧相似所至一坐盡傾然三人者亦自下之以謂不可及也生亦自養名聲動天下鄉閭尤愛重之九歲時節序冠婚慶賀合親戚燕朋友必延爲上客一不至則慊然皆云無江生不樂生頗厭苦之間或逃避於寂寞之濱好事者雖解衣求之不憚也至於中朝達官名人游宦東南者往往指四明爲善地亦屢屬意於江生惟扶風馬太守不甚禮之生漫不悅跳身武林道感溫風得中乾疾爲親友強起置酒高會座中有合氏子亦江淮間名士也輒坐生土眾口歎美之曰聞客名舊

矣蓋鄉曲之譽不可盡信韓子所謂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非客
耶客第歸人且不受客而棄之海上遇逐臭之夫則客歸矣尙何
與合氏子爭乎生不能對大慚而歸語其友人曰吾棄先祖之戒
不能深癘海上而薄游博狙間又無警德發聞惟腥宜見擯於合
氏子而府公賤我固當從吾子游於水下苟不得志雖粉身亦何
憾吾去子矣已而果然其後族人復盛於四明然聲譽稍減云

太史公曰里諺有云果蓏失地則不榮魚龍失水則不神物固且
然人亦有之嗟乎瑤柱誠美士乎力其爲席上之功風味藹然雖
龍肝鳳髓有不及者一旦出非其時而喪其真家人且掩鼻而過
之士大夫有識者亦爲品藻而置之下士之出處不可不慎也悲
夫

東坡集卷十四 傳

黃甘陸吉傳

黃甘陸吉者楚之二高士也黃隱於泥山陸隱於蕭山楚王聞其名遣使召之陸吉先至賜爵左庶長封洞庭君尊寵在羣臣右久之黃甘始來一見拜溫尹平陽侯班視令尹吉起隱士與甘齊名入朝久尊貴用事一旦吉位居上甘心銜之羣臣皆疑之會秦遣蘇軫鍾離意使楚楚召燕草華臺羣臣皆與甘坐上坐吉拂然謂之曰請與子論事甘曰唯唯吉曰齊楚約西擊秦吾引兵踰關身犯霜露與枳棘最下者同甘苦率家奴千人戰季洲之上折地至漢南而歸子功孰與甘曰不如也曰神農氏之有天下也吾剝膚

東坡集卷十四 傳

十九

剖肝怡頰下氣以固帶之術獻上上喜之命注記官陶宏景狀其方畧以付國史出爲九江守宣上德澤使童兒亦懷之子才孰與甘曰不如也吉曰是二者皆出吾下而位吾上何也甘徐應之曰君何見之晚也每歲太守勸駕乘傳入金門上玉堂與虞荔申枏梅福棗嵩之徒列侍上前使數子者口吐舌縮不復上齒牙間當此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吉默然良久曰屬之於子矣甘曰此吾之所以居子之上也於是羣臣皆服歲終吉以疾免更封甘子爲穰侯吉之子爲下邳侯穰侯遂廢不顯下邳以美湯藥官

太史公曰田文論相吳起說相如回車廉頗屈姪欲弊衣尹姬悔
廿吉亦然傳曰女無好醜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此之
謂也雖美惡之相遼嗜好之不齊亦焉可勝道哉

東坡集卷十四 傳

三

此書四庫全書... 東坡集卷十四 傳 三

葉嘉閩人也其先處上谷曾祖茂先養高不仕好游名山至武夷
悅之遂家焉嘗曰吾植功種德不爲時採然遺香後世吾子孫必
盛於中土當飲其惠矣茂先葬郝源子孫遂爲郝源民至嘉少植
節操或勸之業武曰吾當爲天下英武之精一槍一旗豈吾事哉
因而游見陸先生先生奇之爲著其行錄傳於時方漢帝嗜閱經
史時建安人爲謁者侍上上讀其行錄而善之曰吾獨不得與此
人同時哉曰臣邑人葉嘉風味恬淡清白可愛頗負其名有濟世
之才雖羽知猶未詳也上驚勅建安太守召嘉給傳遺詣京師郡

東坡集卷十四

傳

三

守始令採訪嘉所在命齋書示之嘉未就遣使臣督促郡守曰葉
先生方閉門制作研味經史志圖挺立必不屑進未可促之親至
山中爲之勸駕始行登車遇相者揖之曰先生容質異常矯然有
龍鳳之姿後當大貴嘉以皂囊上封事天子見之曰吾久飮卿名
但未知其實爾我其試哉因顧謂侍臣曰視嘉容貌如鐵資質剛
勁難以遽用必槌提頓挫之乃可遂以言恐嘉曰礪斧在前鼎鑊
在後將以烹子子視之如何嘉勃然吐氣曰臣由數獄士幸惟陛
下採擇至此可以利生雖粉身碎骨臣不辭也上笑命以名曹處
之又加樞要之務焉因誠小黃門監之有頃報曰嘉之所爲猶若

粗疎然上曰吾知其才第以獨學未經師耳嘉爲之屑屑就師頃刻就事已精熟矣上乃勅御史歐陽高金紫光祿大夫鄭當時甘泉侯陳平三人與之同事歐陽疾嘉初進有寵曰吾屬且爲之下矣計欲傾之會天子御延英促召四人歐但熱中而已當時以足擊嘉而平亦以口侵陵之嘉雖見侮爲之起立顏色不變歐陽悔曰陛下以葉嘉見託吾輩亦不可忽之也因同見帝陽稱嘉美而陰以輕浮訛之嘉亦訴於上上爲責歐陽憐嘉視其顏色久之曰葉嘉真清白之士也其氣飄然若浮雲矣遂引而宴之少選間上鼓舌欣然曰始吾見嘉未甚好也久味其言令人愛之朕之精魄

東坡集卷十四 傳

三

不覺洒然而醒書曰啓乃心沃朕心嘉之謂也於是封嘉鉅合侯位尙書曰尙書朕喉舌之任也由是寵愛日加朝廷賓客遇會宴享未始不推於嘉上曰引對至於再三後因侍宴苑中上飲踰度嘉輒苦諫上不悅曰卿司朕喉舌而以苦辭逆我余豈堪哉遂唾之命左右仆于地嘉正色曰陛下必欲甘辭利口然後愛耶臣雖言苦人則有效陛下亦嘗試之豈不知乎上顧左右曰始吾言嘉剛勁難用今果見矣因含容之然亦以是疎嘉嘉既不得志退去閩中旣而曰吾未如之何也已矣上以不見嘉月餘勞於萬機神齋思困頗思嘉因命召至喜甚以手撫嘉曰吾渴見卿人也遂恩

遇如故上方欲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以兵革爲事而大司農奏計國用不足上深患之以問嘉嘉爲進三策其一曰摧天下之利山海之資一切籍於縣官行之一年財用豐贍上大悅兵興有功而還上利其財故摧法不罷管山海之利自嘉始也居一年嘉告老上曰鉅合侯其忠可謂盡矣遂得爵其子又令郡守擇其宗支之長者每歲貢焉嘉子二人長曰搏有父風故以襲爵次子挺抱黃白之術比於搏其志尤淡泊也嘗散其資拯鄉閭之困人皆德之故鄉人以春伐鼓大會山中求之以爲常

贊曰今葉氏散居天下皆不喜城邑惟樂山居氏于閩中者蓋嘉

東坡集卷十四 傳

三

之苗裔也天下葉氏雖夥然風味德馨爲世所貴皆不及閩閩之居者又多而郝源之族爲甲嘉以布衣遇天子爵徹侯位八座可謂榮矣然其正色苦諫竭力許國不爲身計蓋有以取之夫先王用於國有節取於民有制至於山林川澤之利一切與民嘉爲策以摧之雖救一時之急非先王之舉也君子譏之或云管山海之利始於鹽鐵丞孔僅桑宏羊之謀也嘉之策未行於時至唐趙贊始舉而用之

嘉之策未行於時至唐趙贊始舉而用之

嘉之策未行於時至唐趙贊始舉而用之

石中美字信美中卒人也本姓麥氏既破隨母羅氏去其夫而適石氏因冒其姓始中美之生也其父太卜氏以蓮山筮之遇師三之爻是謂師之革三曰生乎土成乎水而變乎火坎以輶之坤以布之釜以熟之口以內之腹以藏之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能者樂之以爲大腹不能者傷之以爲心病衆所說也善孰大焉故因以名字之中美幼輕躁踈散與物不合得其鄉人儲子之意因使從澄水湯先生游既熟遂陶而成之爲人白皙而長温厚柔忍在諸石中最有名儲子因秦故司馬錯李斯子由趙高閻樂並薦於

東坡集卷十四 傳

秦王得與圃田蔡甲肥鄉羊真內黃韓音子俱召見是時王方省覽文書曰朕未食見之甚喜曰卿等向者安在何相見之晚也未見君子怒如調饑卿等之謂也由是皆得進見充上心腹賜爵土更上食典御旦夕召對所獻納時或粗疎上未嘗不盡善也秦王以嫪毐事出文信侯而遷太后怒恚數日不食中美賜爵徹侯食温定陶二縣號温陶君中美既被任用凡有造作自丞相以下莫不是之其爲人柔和有以塞讒人之口故也他日秦王坐朝日則意有所思亟召中美將虛以納之中美不熟計以進其說頗剛鯁志不快之者累日有博士單軫說上曰爲其所傷矣宜有以下之

卽無患因進其弟子已升元華於上上意稍平然自是遂疎中美
不得爲尙食矣中美曰吾爲尙食日久自謂不素餐兮者今吾與
羊生輩皆不得進縱復有用者將誅辱乎昔也得充心腹而今也
遽不信是有不善我之心雖使時或思我彼將不盡矣遂稱疾以
候就第其後子孫生郡郭者散居四方自號渾氏扈氏索氏石氏
爲四族云

東坡集卷十四 傳

蔡使君傳

使君諱道恭字懷儉南陽冠軍人也父諱那宋益州刺史使君少寬原有大量仕齊爲西中郎中兵參軍加輔國將軍梁武帝起兵蕭穎胄以使君素著威畧專任以事齊和帝卽位爲右衛將軍出爲司州刺史梁天監初論功封漢壽縣伯進號平北將軍三年魏圍司州時城中衆不滿五千食裁半歲魏人攻之晝夜不息作大車載土四面俱前欲以填塹使君於塹內作矍矍鬪艦以待之魏人不得進潛作伏道以決塹水使君以土狹寒之相持百餘日前後斬獲不可勝計魏人大造櫓衝攻圍日急使君用四石烏漆大

東坡集卷十四 傳

三六

弓射之所中皆洞甲飲羽一發或貫兩人魏人望弓皆靡又於城內起土山多作大稍長二丈五尺施長刃使壯士執以刺魏人魏人將退會使君病篤乃呼兒子僧勰從弟靈恩及將帥謂曰吾所苦勢不能久汝等當以死固節無令吾沒有遺恨又令取所持節授僧勰曰稟命出疆旣不得奉以還朝意欲與之俱逝可以是狗我衆皆流涕其年五月卒魏人知使君沒攻之愈急初朝廷遣郢州刺史曹景宗援之景宗不前八月糧盡城陷贈鎮西將軍且購其喪八年魏人歸其喪葬襄陽傳國至孫固固早卒國除

東坡集卷之十五

墓誌銘

眉山蘇軾東坡氏著

陸道士墓誌銘

道士陸惟忠字子厚眉山人家世爲黃冠師子厚獨狷潔精苦不容於其徒去之遠游始見余黃州出所作詩論內外丹指畧蓋自以爲決不死者然余嘗告之曰子神清而骨寒其清可以仙其寒亦足以死其後十五年復來見余惠州則得瘦疾骨見衣表然詩益工論內外丹益精曰吾真坐寒而死矣每從事於養生輒有以敗之類物有害吾生者余曰然子若死必復爲道士以究此志余

東坡集卷十五

墓誌

一

時適得美石如黑玉曰當以是志子墓子厚笑曰幸甚久之子厚去余之河源開元觀客於縣令馮祖仁而余亦謫海南是歲五月十九日竟以疾卒年五十祖仁葬之觀後蓋紹聖四年也銘曰嗚呼多藝此黃冠詩碁醫卜內外丹無求於世宜堅完龜鶴癯終難安哀哉六巧坐一寒祝子復來少宏寬毋復清詩助瘠酸龍虎尤成無或好往駕赤螭駢青鸞

東坡集卷之十五

墓誌銘

眉山蘇軾東坡氏著

東坡集卷之十五

范景仁墓誌銘

熙寧元豐間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其道德風流足以師表當世其議論可否足以榮辱天下二公蓋相得歡甚皆曰以爲莫及曰吾與子生同志死當同傳而天下之人亦無敢優劣之者二公既約更相爲傳而後死者則誌其墓故君實爲景仁傳其畧曰呂獻可之先見景仁之勇決皆予所不及也軾幸得游二公間知其平生爲詳蓋其用捨大節皆不謀而同如仁宗時論立皇嗣英宗時論濮安懿王稱號神宗時論新法其言若出一人相先後如左右手故君實常謂人曰吾與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

東坡集卷十五 墓誌

二

然至於論鐘律則反復相非終身不能相一君子是以知二公非苟同者君實之沒軾既狀其行事以授景仁仁誌其墓而軾表其墓道今景仁之墓其子孫皆以爲君實既涉非子誰當誌之且吾先君子之益友也其可以辭公姓范氏諱鎮字景仁其先自長安徙蜀六世祖隆始塋成都之華陽曾祖諱昌祐妣索氏祖諱璣妣張氏累世皆不仕考諱度贈開府儀同三司妣李氏贈榮國夫人龐氏贈昌國太夫人開府以文藝節行爲蜀守張詠所知有子三人長曰鑑終隴城令次曰錯終衛尉寺丞公其季也四歲而孤從二兄爲學薛奎守蜀道遇鑑求士可客者鑑以公對公時年

十八奎與語奇之曰大范恐不壽其李廊廟人也還朝與公俱或問奎入蜀所得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於世時故相宋庠與弟祁名重一時見公稱之祁與爲布衣交由是名動場屋舉進士爲禮部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禮部第一人者必越次抗聲自陳因擢置上第公不肯自言至第七十九人乃出拜退就列無一言廷中皆異之釋褐爲新安主簿宋綬留守西京召置國子監使教諸生秩滿又薦諸朝爲東監直講用叅知政事王舉正薦召試學士院除館閣校勘克編修唐書官當遷校理宰相龐籍言公有異材恬於進取特除直祕閣爲開封府推官擢起居舍人知諫

東坡集卷十五

墓誌

三

院兼管勾國子監上疏論民力困弊請約祖宗以來官吏兵數酌取其中爲定制以今賦入之數十七爲經費而儲其三以備水旱非常又言古者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鹽鐵轉運或判戶部度支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益兵無窮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請使中書樞密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同制國用堯溫成皇后太常議禮前謂之圍後謂之圍陵宰相劉沆前爲監護使後爲圍陵使公言嘗聞法吏舞法矣未聞禮官舞禮也請詰問前後議異同狀又請罷焚瘞錫繡珠玉以紓國用從之時有赦凡內降不如律令者令中書樞密院及

所屬執奏未及一月而內臣無故改官者一日至五六人公乞正大臣被詔故違不執奏之罪石全斌以護溫成葬除觀察使凡治葬事者皆遷兩官公言章獻章懿章惠三太后之葬推恩皆無此比乞追還全斌等告敕文彥博富弼入相百官郊迎時兩制不得詣宰相居第百官不得間見公言隆之以虛禮不若開之以至誠乞罷郊迎而除謁禁以通天下之情議減任子及每歲取士皆公發之又乞令宗室屬疎者補外官仁宗曰卿言是也顧恐天下謂朕不能睦族耳公曰陛下甄別其賢者顯用之不沒其能乃所以睦族也雖不行至熙寧初卒如公言仁宗性寬容言事者務許以

東坡集卷十五

墓誌

四

爲名或誣人陰私公獨引大體畧細故時陳執中爲相公嘗論其無學術非宰相器及執中嬖妾笞殺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公言今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獄犴克斥執中當任其咎閭門之私非所以責宰相識者趨之仁宗卽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得疾中外危恐不知所爲公獨奮曰天下事尙有大於此者乎卽上疏曰太祖捨其子而立太宗此天下之大公也周王旣薨真宗取宗室子養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也願陛下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擇宗室賢者異其禮物而試之政事以系天下心羃累上不報因闔門請罪會有星變其占爲急兵公言國本未立羃

變起倉卒禍不可以前測兵執急於此者乎今陛下得臣疏不以留中而付中書是欲使大臣奉行也臣兩至中書大臣皆設辭以拒臣是陛下欲爲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欲也臣竊原其意特恐行之而陛下中變耳中變之禍不過於死而國本不立萬一有如天象所告急兵之憂則其禍豈獨一死而已哉夫中變之禍死而無愧急兵之憂死且有罪願以此示大臣使自擇而審處焉聞者爲之股栗除兼侍御史知雜事公以言不從固辭不受執正謂公上之不豫大臣嘗建此策矣今間言已入爲之甚難公復移書執政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易速則濟緩則不及此聖賢所

以貴機會也諸公言今日難於前日安知他日不難於今日乎凡見上面陳者三公泣上亦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候三三年凡章十九上待罪百餘日須髮爲白朝廷不能奪乃罷知諫院改集賢殿修撰判流內銓修起居注除知制誥公雖罷言職而無歲不言儲嗣事以仁宗春秋益高每因事及之冀以感動上心及爲知制誥正謝上殿面論之曰陛下許臣今復三年矣願早定大計明年又因裕享獻賦以諷其後韓琦卒定策立英宗遷翰林學士充史館修撰改右諫議大夫英宗卽位遷給事中充仁宗山陵禮儀使坐誤遷宰臣官改翰林侍讀學士復爲翰林學士中書奏

請追尊濮安懿王下兩制議以爲宜稱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
非執政意更下尙書省集議已而臺諫爭言其不可乃下詔罷議
令禮官檢詳典禮以聞公時判太常寺率禮官上言漢宣帝於昭
帝爲孫光武於平帝爲祖則其父容可以稱皇考然議者猶非之
謂其以小宗而合大宗之統也今陛下旣考仁宗又考濮安懿王
則其失非特漢宣光武之比矣凡稱帝若皇若皇考立寢廟論昭
穆皆非是於是具列儀禮及漢儒論議魏明帝詔爲五篇奏之以
翰林侍讀學士出知陳州陳饑公至三日發庫廩三萬貫石以貸
不及奏監司繩之急公上書自劾詔原之是歲太熟所貸悉還陳

人至今思之神宗卽位遷禮部侍郎召還復爲翰林學士兼侍讀
羣牧使尙當三班院知通進銀臺司公言故事門下封駁制赦省
審章奏糾舉違滯著於所授赦其後刊去故職寢廢請復之使知
所守從之糾察在京刑獄王安石爲政始變更法令改常平爲青
苗法公上疏曰常平之法始于漢之盛時視穀貴賤發歛以便農
末最爲近古不可改而青苗行於唐之衰亂不足法且陛下疾富
民之多取而少取之此五百步與五十步之間耳今有二人坐市
貿易一人下其直以相傾奪則人皆知惡之其可以朝廷而行市
道之所惡乎疏三上不報邇英閣進讀與呂惠卿爭論上前因論

舊法預買納絹亦青苗之比公曰預買亦徹法也若陛下躬節儉府庫有餘當并預買去之柰何更以爲比乎韓琦上疏極論新法之害安石使逯條例司礪駁之諫官李常乞罷青苗錢安石令常分折公皆封還其詔詔五下公執如初司馬光除樞密副使光以所言不行不敢就職詔許辭免公再封還之上知公不可奪以詔直付光不由門下公奏曰臣不才使陛下廢法有司失職乞解銀臺司許之會有詔舉諫官公以軾應詔而御史知雜謝景溫彈奏軾罪公又舉孔文仲爲賢良文仲對策極論新法之害安石怒罷文仲歸故官公上疏爭之不報時年六十三卽上言臣言不行無

顏復立於朝請致仕疏五上最後指言安石以喜怒賞罰事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安石大怒自草制極口詆公落翰林學士以本官致仕聞者皆爲公懼公上表謝其畧曰雖曰乞身而去敢忘憂國之心又曰望陛下集羣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爲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安石雖詆之深人更以爲榮焉公旣退居專以讀書賦詩自娛客至置酒盡歡或勸公稱疾杜門公曰死生禍福天也吾其如天何曰夫節乞隨班上壽許之遂著爲令久之歸蜀與親舊樂飲賑施貧者暮年而後還軾得罪下御史臺獄

索公與軾往來書疏文字甚急公猶上書救軾不已朝廷有大事
輒言之官制行改正議大天今上卽位遷光祿大夫初英宗卽位
祔仁宗主而遷僖祖及神宗卽位復遷僖祖而遷順祖公上言太
祖起宋州有天下與漢高祖同僖祖不當復還乞下百官議不報
及上卽位公又言乞遷僖祖正太祖東嚮之位時年幾八十矣韓
維上言公在仁宗朝首開建儲之議其後大臣繼有論奏先帝追
錄其言存沒皆推恩而鎮未嘗以語人人亦莫爲言者雖顏子不
伐善介之推不言祿不能過也悉以公十九疏上之拜端明殿學
士特詔長子清平縣令百揆改宣德郎且起公兼侍讀提舉中太

東坡集卷十五

墓誌

八

一宮詔語有曰西伯善養二老來歸漢室卑詞四臣入侍爲我強
起無或憚勤公固辭不起天下益高之改提舉嵩山崇福宮公仲
兄之孫祖禹爲著作郎謁告省公于許因復賜詔及龍茶一合存
問甚厚數月復告老進銀青光祿大夫再致仕初仁宗命李照改
定大樂下王朴樂三律皇祐中又使胡瑗等考正公與司馬光皆
上疏論律尺之法又與光往復論難凡數萬言自以爲獨得
於心元豐三年神宗詔公與劉凡定樂公曰定樂當先正律上曰
然雖有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公作律尺龠合升斗豆

區脯斛欲圖上之又乞訪以真黍以定黃鍾而劉凡卽用李照樂

加用四清聲而奏樂成詔罷局賜賚有加公謝曰此劉凡樂也臣何與焉及提舉崇福宮欲造樂獻之自以爲嫌乃先請致仕既得謝請太府銅爲之逾年乃成比李照樂下一律有奇二聖御延和殿召執政同觀賜詔嘉獎以樂下太常詔三省侍從臺閣之臣皆往觀焉時公已屬疾樂奏三日而薨實元祐二年閏十二月癸卯朔享年八十一訃聞輟視朝一日贈右金紫光祿大夫諡曰忠文公雖以上壽貴顯考終於家無所憾者而士大夫惜其以道德事明主闕三世皆以剛方難合故雖用而不盡及上卽位承人如不及厚禮以起公而公已老無意於世矣故聞其喪哭之皆哀公清

明坦夷表裏洞達遇人以誠恭儉慎默口不言人過及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壯常欲繼之以死雖在萬乘前無所屈篤於行義奏補先族人而後子孫鄉人有不克婚塋者輒爲主之客其家者常十餘人雖僦居陋巷席地而坐飲食必均兄鋹卒于隴城無子聞其有遺腹子在外公時未仕徒步求之兩蜀間二年乃得之曰吾兄異於人體有四乳是兒亦必然已而果然名之曰百常以公蔭今爲承議郎公少受學於鄉先生龐直温直温之子昉卒於京師公娶其女爲孫婦養其妻子終身其學本於六經仁義口不道佛老由韓異端之說其文清麗簡遠學者以爲師法凡五入翰林

知嘉祐二年六年八年及治平二年貢舉門生滿天下貴顯者不可勝數詔脩唐書仁宗實錄玉牒日歷類篇凡朝廷有大述作大議論未嘗不與契丹高麗皆知誦公文賦少時嘗賦長嘯却胡騎及奉使契丹虜相目曰此長嘯公也其後兄子百祿亦使虜虜首問公安否有文集一百卷諫垣集十卷內制集三十卷外制集十卷正言三卷樂書三卷國朝韻對三卷國朝事始一卷東齋記事十卷刀筆八卷積勲柱國累封蜀郡開國公食邑加至二千六百戶實封五百戶娶張氏追封清河郡君再娶李氏封長安郡君子男五人長曰燕孫未名而卒次百揆宣德郎監中岳廟次百嘉承

東坡集卷十五

墓誌

十

務郎先公一年卒次百歲太康主簿先公六年卒次百慮承務郎女一人嘗適左司諫吳安詩復歸以卒孫男十人祖直襄州司戶叅軍祖朴長杜主簿祖野祖平假承務郎祖封右承奉郎祖耕承務郎祖淳祖舒祖京祖恩孫女六人曾孫女三人公晚家于許許人愛而敬之其薨也里人皆出涕以元祐四年八月己未塋于汝之襄城縣汝安鄉推賢里夫人李氏附公始以詩賦爲名進士及爲館閣侍從以文學稱雖屢諫爭及論儲嗣事朝廷信其忠然事頗祕世亦未盡知也其後議濮安懿王稱號守禮不回而名益重及論鳳寧新法與王安石呂惠卿辨論至廢黜不用然後天下翕

然師尊之無貴賤賢愚謂之景仁而不敢名有爲不義必畏公知之公既得謝賦往賀之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公愀然不樂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爲此命也夫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賦以是愧公銘曰凡物之生莫累於名人顧趨之以累爲榮神人無名欲知者希人顧憂之以希爲悲颯寧以來孰擅茲器嗟嗟先生名所不置君實在洛公在頽昌皆欲忘民民不忘汝君實旣來遁歸于洛繫而維之莫之勝脫爲天相君爲君牧民道遠年徂卒徇以身公獨堅臥三詔不起遂解天刑竟以樂死世皆謂公貴身賤名孰知其功聖人之清貪夫以廉懦夫以立不尸其功無喪無得君實之用出而時施如彼水火寧除渴饑公雖不用亦相其行如彼山用出雲相望公維蜀人乃葬于汝子孫不忘尙告來者

東坡集卷十五

墓誌

十一

張文定公墓誌銘

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蒐攬天下豪傑不可勝數既自以爲股肱心膂敬用其言以致太平而其任重道遠者又留以爲三世子孫百年之用至于今賴之孔子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天下未嘗一日無士而仁宗之世獨爲多士者以其大也賈誼歎細德之嶮微知鳳鳥之不下閔溝瀆之尋常知吞舟之不容傷時無是大者以容已也故嘗竊論之天下大器也非力兼萬人其孰能舉之非仁宗之大其孰能容此萬人之英乎蓋卽位八年而以制策取士一舉而得富弼再舉而得公公姓張氏諱方平字安道其先宋人

東坡集卷十五

墓誌

十一

也後徙揚州高祖克唐末爲亳州刺史曾祖文熙亳州軍事推官贈太師娶蘇氏追封武功郡太夫人祖嶠以進士及第太宗嘗召對選知鄆州賜親札給全俸終於尙書都官員外郎娶劉氏追封沛國太夫人考堯卿生而端默寡言有出世間意以父命勉娶非其意也父沒遂居一室家人莫得見其面者十有七年與祖考皆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皆封魏國公娶嵇氏追封譙國太夫人公年十三入應天府學穎悟絕人家貧無書嘗就人借三史每日輒歸之曰吾已得其詳矣凡書皆一閱終身不再讀屬文未嘗起草宋綬蔡齊見之曰天下奇材也與范諷皆以茂材異等薦之以景

祐元年中選授校書郎知崑山縣蔣堂爲蘇州得公所著芻蕘論五十篇上之以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薦公射策優等遷著作佐郎通判睦州時趙元昊欲叛而未有以發則爲媢書求大名以怒朝廷知得譴絕以激使其衆公以謂朝廷自景德以來旣與契丹盟天下忘備將不知兵士不知戰民不知勞葢三十年矣若驟用之必有喪師蹶將之憂兵連民疲必有盜賊意外之患當含垢匿瑕順適其意使未有以發得歲月之頃以其間選將厲士堅城除器爲不可勝以待之雖元皇終於必叛而兵出無可小天不直其上難以決勝小國用兵三年而不見勝負不折則破我以至制其

後必勝之道也是時士大夫見天下全盛而元昊小醜皆欲發兵誅之惟公與吳育同議議者不深察以二人之論爲出於姑息遂決用兵天下騷動公獻平戎十策大畧以邊城千里我分而賊專雖屯兵數十萬然賊至當以擊十必敗之道也旣敗而圖之則老師費財不可爲已宜及民力之完屯重兵河東示以形勢賊入寇必自延渭而興州巢穴之守必虛我師自麟府渡河不十日可至此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宰相呂夷簡見之謂宋綬曰君能爲國得人矣然不果用其策召對賜五品服直集賢院

遷太常丞知諫院首論祖宗以來雖分中書樞密院而三聖英武

獨運斷歸于一今陛下謙德仰成二府不可以不合仁宗嘉之會
富弼亦論此遂命宰相兼樞密使方元昊之叛也禁兵皆西而諸
路守兵多揀赴闕郡縣無備乃命謁額外弓手公在睦州條上利
害八事及是有旨遣使於陝西河東京東西路刺弓手爲宣毅保
捷指揮公連上疏爭之甚力不從宣毅十四萬人保捷九萬人皆
市人不可用而宣毅驕甚所在爲寇自是民力大困國用一空識
者以不從公言爲恨時夏竦并護四路劉平石元孫任福之敗皆
貶主帥而竦獨不問賊圍麟府詔竦出兵牽制竦遠邇不出使賊
平豐州夷靈遠而去公極言之詔罷竦節制自是四路各得專達

東坡集卷十五

墓誌

十四

人人自効邊備脩完賊至無所得及慶曆元年西方用兵蓋六年
矣上旣厭兵而賊亦困弊不得耕牧休息虜中匹布至十餘千元
昊欲自通其道無由公慨然上疏曰陛下猶天地父母也豈與此
犬豕豺狼較勝負乎願因今歲郊赦引咎示信開其自新之路申
赦邊吏勿絕其善意若猶不悛亦足以怒我而怠彼雖天地鬼神
必將誅之仁宗喜曰是吾心也命公以疏付中書呂夷簡讀之拱
手曰公之及此是社稷之福也是歲赦書開論如公意明年元昊
始請降自元昊叛公謀無遺策雖不盡用然西師解嚴公有力焉

修起居注假起居舍人知制誥使契丹成王雅聞公名與其母后

族人微行觀公於范陽門外及燕親詣前酌玉卮以飲公顧左右曰有臣如此佳哉騎而擊毬于公前以其所乘馬賜公朝廷知之自是虜使挾事至者輒命公館之尋召試知制誥遷右正言賜三品服誥命簡嚴四方誦之兼史館脩撰章得象監國史以日歷自乾興至慶歷廢不脩以屬公於是粲然復完權知開封府事至繁爲尹者皆書板以記事公獨不用默記數百人以次決遣不遺毫釐吏民大驚以爲神不敢復欺拜翰林學士領羣牧使牧事久不治公始整齊之元昊遣使求通已在境上而契丹與元昊構隙使來約我請拒絕其使時議者欲遂納元昊故爲荅書曰元昊若

盡如約東則理難拒絕仁宗以書示公與宋祁公上議曰書詞如此是拒契丹而納元昊得新附之小差失久和之強虜也若已封冊元昊而契丹之使再至能終不聽乎若不聽契丹之怨必自是始聽而絕之則中國無復信義永斷招懷之理矣是一舉而失二虜也宜賜元昊詔曰朝廷納卿誠款本緣契丹之請今聞卿招誘契丹邊戶失舅甥之歡契丹遣使爲言卿宜審處其事但嫌隙朝除則封冊暮行矣如此於西北爲兩得時人伏其精識拜諫議大夫爲御史中丞中外之事知無不言至於宮妾宦官濫恩橫賜皆

力爭裁抑之尋知貢舉士方以游詞儉語爲高公上疏以謂文章

之變實關盛衰不可長也詔以公言曉諭學者宰相賈昌朝與叅
知政事吳育忿爭上前公將對昌朝使人約公當以代育公怒叱
遣曰此言何爲至於我哉旣對極論二人邪正曲直然育卒罷高
若訥代之時當郊而費用未具中外以爲憂宰相欲以是危公復
拜翰林學士爲三司使公領使未幾以辦聞仁宗大喜至于今計
司先郊告辦蓋自公始前三司使王拱辰請權河北鹽旣立法矣
而未下公見上問曰河北再權鹽何也仁宗驚曰始立法非再也
公曰周世宗權河北鹽犯輒處死世宗北伐父老遯道泣訴願以
鹽課均之兩稅錢而弛其禁世宗許之今兩稅鹽錢是也豈非再

權乎且今未權也而契丹常盜販不已若權之則鹽貴虜鹽益售
是爲我歛怨而虜獲利乎虜鹽滋多非用兵莫能禁也邊隙一開
所獲利能補用兵之費乎仁宗大悟曰卿與宰相立罷之公曰法
雖未下民已戶知之當直以手詔罷不可自有司出也仁宗大喜
命公密撰手詔下之河朔父老相率拜迎于澶州爲佛老會七日
以報上慰且刻詔書北京至今父老過其下必稽首流涕南京鴻
慶宮成奉安三聖像當遣柄臣特命公爲禮儀使鄉黨榮之仁宗
遂欲用公而公以目疾求去甚力乃加端明殿學士歸院判尙書
都省兼領銀臺司審刑院太常寺事慶歷中衛士夜逾宮垣爲變

仁宗且語二府以貴妃張氏有扈蹕之功樞密使夏竦倡言宜講
戎所以尊異貴妃之禮宰相陳執中不知所爲公見執中言漢馮
婕妤身當猛獸不聞有所尊異且皇后在而尊貴妃古無是禮若
果行之天下謗議必大萃於公終身不可雪也執中聳然敬從公
言而罷修宗正寺玉牒補綴失亡爲書數百卷自陝右用兵公私
困乏士大夫爭言豐財省費之道然多不得其要公自爲諫官御
史中丞三司使皆爲上精言之一日仁宗御資政殿召兩府侍從
賜坐手詔問天下事公退直禁林是日有旨鎖院公既草制書又
條對所問數千言夜半與制書皆上仁宗驚異又手詔獨策公明

日復出數千言大畧以謂太祖定天下用兵不過十五萬今百餘
萬而更言不足自祥符以來萬事墮弛務爲姑息漸失祖宗之舊
取士任子磨勘遷補之法旣壞而任將養兵皆非舊律國用旣窘
則政出一初大商姦民乘隙射利而茶鹽香礬之法亂矣此治亂
盛衰之本不可以不急治公旣明習歷代損益又周知祖宗法度
悉陳其本末羸虛所以然之狀及當今所宜救治施行之畧而其
末乃論今古治亂在上下離合之間比年已來朝廷頗引輕險之
人布之言路違道干譽利口爲賢內則臺諫外則監司下至胥吏
僮奴皆可以構危其上自將相公卿宿貴之人皆爭屈體以收禮

後輩有不然者則謗毀隨之惴惴焉惟恐不免何暇展布心體爲國立事哉此風不革天下無時而治也上益異之書文儒二字以賜月餘御迎陽門召兩制近侍復賜問目曰朕之闕失國之姦靈朝之儉諛皆直言其狀獨引公近御楊密訪之且有大有語公歎曰暴人之私迫人於嶮而攘之我不爲也終無所言公既剛簡自信不卹毀譽故小人思有以中之會三司判官楊儀以請求得罪公坐與儀厚善遂罷職出知滁州不數月上悟還端明殿學士知江寧府明年加龍圖閣學士遷給事中知杭州公平生學道虛一而靜故所至皆不言而治旣去人必思之自杭丁太夫人憂服除

東坡集卷十五 墓誌

十八

以舊職還朝判流內銓建言畿內稅重非所以示天下是歲郊赦畿畿內稅三分遂爲定制秦州叛羌斷古渭路帥張昇發兵討賊而副總管劉渙不受命皆罷之拜公侍讀學士知秦州公力辭不拜曰渙與昇有階級今互言而兩罷帥不可爲也昇以故得不罷以公爲禮部侍郎知滑州改戶部侍郎移鎮西蜀始李順以甲午歲叛蜀人記之至是方以爲憂而轉運使攝守事西南夷有邛部川首領者妄言蠻賊儂智高在南詔欲來寇蜀攝守妄人也聞之大驚移兵屯邊郡益調額外弓手發民築城日夜不得休息民大驚擾爭遷居城中男女昏會不復以年賤粥穀帛而金銀埋之地

中朝廷聞之發陝西步騎戍蜀兵仗絡繹相望於道詔促公行且許以便宜從事公言南詔去蜀二千餘里道險不通其間皆雜種不相役屬安能舉大兵爲智高寇我哉此必妄也臣當以靜鎮之道遇戍卒兵仗輒遣還入境下令邛部川曰寇來吾自當之妄言者斬悉歸屯邊兵散遣弓手罷築城之役會上元觀燈城門皆通父不閉蜀遂大安已而得邛部川之譯人始爲此謀者斬之梟首境上而配流其餘黨於湖南西南夷大震先是朝廷獲智高母子留不殺欲以招智高至是乃伏法復以三司使召還奏罷蜀橫賦四十萬減鑄鐵錢十餘萬蜀人至今紀之初主計京師有三年糧而馬粟倍之至是馬粟僅足一歲而糧亦減半因建言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天下四通五達之郊非如雍洛有山河形勝足恃也恃依重兵以立國耳兵恃食食恃漕運汴河控引江淮利盡南海天聖以前歲發民浚之故河行地中有張君平者以疏導京東積水始輟用汴夫其後淺妄者爭以裁減費役爲功河日以堙塞今仰而望河非祖宗之舊也遂畫漕運十四策宰相富弼讀公奏上前畫漏盡十刻侍衛皆蹶倚仁宗太息稱善弼曰此國計大本非常奏也悉如所啓施行退謂公曰自慶歷以來公論食貨詳矣朝廷每有所損益必以公奏爲議本凡除主計未嘗敢先公也其後

未暮年而京師有五年之蓄遷吏部侍郎復以目疾請郡遷尙書左丞知南京未幾以工部尙書知秦州時亮祚方驕僭閔士馬築堡築城之西壓秦境上屬戶皆逃匿山林公卽料簡將士聲音出塞實按軍不動賊既不至言者因論公無賊而輕舉宰相曾公亮昌言於朝曰兵不出塞何名爲輕舉張公豈輕者哉賊所以不至者以有備故也有備而賊不至則以輕舉罪之邊臣自是不敢爲先事之備也議者乃服初命公秦州有旨再除當除宣徽使議者欲以是沮撓之公笑曰吾於死生禍福未嘗擇也宣徽使於我何有哉力請解復知南京封清河郡公英宗卽位遷禮部尙書知

東坡集卷十五

葉誌

二十一

陳州過都留判尙書都省請知郟州陛辭論天下事英宗歎曰學士其可以去朝廷哉公力請行加侍讀學士徙定州乞歸養改徐州英宗屢欲召還而左右無助公者一日謂執政曰吾在藩邸時見其芻蕘論及所對策近者代言之臣未嘗副吾意若使居典誥之任亦國華也執政乃始奉詔拜翰林學士承旨問治道體要公以簡易誠明爲對言近而指遠不覺前席曰吾昔奉朝請望侍從大臣以謂皆天下選人今乃不然聞學士之言始知有人矣朝甯罷樞密副使上欲以公代之而執政請用郭達英宗以語公公曰自慶歷以後擢任二府必叅之中書臣知事君而已遷刑部尙書

英宗不豫學士王珪當直不召公公赴福寧殿上憑几不言賜公坐出書一幅八字曰來日降詔立皇太子公抗聲曰必穎王也嫡長而賢請書其名上方疾書以付公公既草制尋充册立皇太子禮儀使神宗卽位召見側門公曰仁宗崩厚塋過禮公私驟然請損之上曰奉先可損乎公曰遺制固云以先志行之天子之孝也上歎曰是吾心也公又奏百官遷秩恩已過厚若錫賚復用嘉祐近比恐國力不能支乞追用乾興例足矣從之省費十七八遷戶部尙書御史中丞王陶擊宰相叅知政事吳奎與之辨上欲罷奎公適對上曰奎罷當以卿代公力辭上曰卿歷三朝無所阿附左

右莫爲先容可謂獨立傑出矣先帝已欲用卿今復何辭公曰韓琦久在告意保全奎奎免必不復起琦勲在王室願陛下復奎位手詔諭琦以全始終之分上嗟嘆久之繼出小紙曰奎位執政而擊中司謂朕手詔爲內批持之三日不下不去可乎公復論如初上從之賜琦詔如公言久之琦求去堅甚夜召公議公復申前論上曰琦志不可奪也公遂建議宜寵以兩鎮節越且虛府以示復用從之面命公爲叅知政事以親疾辭上曰受命以慰親意庶有廖也是夕復詔知制誥鄧綬內東門別殿諭以用公意制詞皆出上旨制出公以親疾在告召對押赴中書御史中丞缺曾公亮欲

用王安石公極論安石不可用不聽曰魏公捐館上歎息不已命近璫及內司賓存問曰至虛位以待公尋詔起復四上章乃免服除以安石不悅拜觀文殿學士留守西京入覲請南京留臺上欲以爲宣徽使修國史不可則欲以爲提舉集禧觀判都省所以留公者百方公皆力辭遂知陳州時方置條例司行新法大率欲豐財而強兵公因陛辭極論其害皆深言危語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兵猶火也不戢當自焚若行新法不已其極必有覆舟自焚之憂上雅敬公不甚其言曰能復少留乎公曰退卽行矣上亦悵然至陳陝西方用兵卒叛慶州聲搖關輔京西漕檄捕盜官以

東坡集卷十五

墓記

三

兵會所屬州白刃橫野民大惶駭公收其檄不行而奏之上謂魏政曰守臣不當爾耶臨事乃見人詔京西兵各歸其舊吏方以苛察爲能小不中意輒置司推治一州至數獄追逮數千里死者甚衆公以事聞詔立條約下諸路時監司皆新進趨時興利長吏初不與聞公曰吾衰矣雅不能事人歸歟以全吾志卽力請留臺而歸未幾復知陳州暇日坐西軒聞外板築喧甚曰民築嘉應侯張太尉廟公曰巢賊亂天下趙犖以孤城力戰保此邦捍大患者也此而不祀張侯何爲者哉命夷其廟立趙侯祠佛舍中未幾改南京且命入覲不待次對前殿曰先帝嘗言卿不立交黨退朝掩關

終日無一客命坐賜茶尋拜宣徽比院使檢校太尉判應天府公
曰宣徽使非委任不除臣求鄉郡自便而得之恐啓僥倖路上曰
朕未之思改判青州告免延和殿賜坐問祖宗禦戎之策孰長公
曰太祖不勤遠畧如夏州李彝興靈武馮暉河西折御卿皆因其
酋豪許以世襲故邊圉無事董遵誨捍環州郭進守西山李漢超
保關南皆十餘年優其祿賜寬其文法而少遣兵諸將財力豐而
威令行間謀精審吏士用命賊所入輒先知併兵禦之戰無不克
故以十五萬人而獲百萬之用終太祖之世邊鄙不聳天下安樂
及太宗平并州欲遂取燕薊自是歲有契丹之虞曹彬劉廷謙傳

東坡集卷十五

墓誌

三

潛等數十戰各亡士卒十餘萬又內徙李彝興馮暉之族繼遷之
變三邊皆擾而朝廷始旰食矣真宗之禮趙德明納欵及澶淵之
克遂與契丹盟至今人不識兵革可謂盛德大業祖宗之事大畧
如此亦可以鑒矣近歲邊臣建開拓之議皆行險僥倖之人欲以
天下安危試之一擲事成則身蒙其利不成則陛下任其患不可
聽也上曰慶歷以來卿知之乎元昊初臣何以待之公曰臣時爲
學士誓詔封册皆臣所草具言本末上驚曰爾時已爲學士可謂
舊德矣時契丹遣泛使蕭禧來上問虜意安在公曰虜自與中國

通好安於豢養吏士驕隋實不欲用兵昔蕭英劉六符來仁宗命

二府置酒殿廬與語英頗泄其情六符色目之英歸竟以此得罪
今禧黠虜願如故事令大臣與議無屈帝尊與虜交口上曰朕念
慶歷再和之後中國不復爲善後之備故修戎事爲應兵耳公曰
應兵者兵禍之已成者也消變於未成善之善者也公每辭去上
輒遷延之三易其期遂詔公歸院供職蕭禧至以河東疆事爲辭
上復以問公公曰嘉祐二年虜使蕭扈嘗言之朝廷討論之詳矣
命館伴王洙詰之扈不能對錄其條目付扈歸因以洙藁上之禧
當辭偃蹇臥驛中不起執政未知爲言公班次二府因朝謂樞密
使吳充曰禧不卽行使王者曰致饋而勿問且使邊吏以其故檄

虜中可也充啓用其說禧卽日行除中太一宮使進對禮秩凡皆
與執政同公在朝雖不任職然多建明上數欲廢易汴渠公曰此
祖宗建國之本不可輕議餉道一梗兵安所仰食則朝廷無置足
之地矣非老臣誰敢言此自王安石爲政始罷銅禁姦民日銷錢
爲器邊關海舶不復譏錢之出故中國錢日耗而西南北三虜皆
山積公極論其害請詰問安石舉累朝之令典所以保國便民者
一旦削而除之其意安在有星孛于軫詔求直言公上疏論所以
致變之故人皆爲恐慄上皆優容之求去愈力上曰卿在朝豈有
所好惡者歟何欲去之速也公曰臣平生未嘗與人交惡但欲歸

老耳上知不可留乃以爲宣徽南院使檢校太傅判應天府上曰
朕初欲卿與韓絳共事而卿論政不同又欲除樞密使而卿論兵
復異卿受先帝末命卒無以副朕意乎因泣然泣下賜帶如嘗任
宰相者高麗使過南京長吏當送迎公言臣班視二府不可爲陪
臣屈詔獨遣少尹使者見公恐慄不敢仰視師征安南公以謂舉
西北壯士健馬棄之南方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若社稷之福則老
師費財無功而還因論交趾風俗與諸夷不類自建隆以來吳昌
文丁部黎栢李公緄四易姓次皆以大復篡立有惠末五代藩鎮
傾奪之風此可以計破者也遂條上力事習知蠻事者皆服其精

東坡集卷十五

墓誌

二五

鍊師還如公言新法旣弼坊場河渡司農又并祠廟弼之官旣得
錢聽民爲買區廟中悔慢穢踐無所不至公言宋王業所基也而
以火王闕伯封於商丘以至大火微子爲宋始封此二祠者獨不
可免於鬻乎上震怒批出曰慢神辱國莫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
皆不得鬻公自念將老無以報上論事益切至於論兵起獄尤爲
反復深言曰老臣且死見先帝地下有以藉口矣上爲感動至永
樂之敗頗思其言公請老不已拜東太一宮使就第章數十上拜
太子少師以宣徽使致仕官制行罷宣徽院獨命公領使如舊今

上卽位執政鞫罷公使以太子太保致仕元祐六年詔復置宣徽

使乃命公復南院章四上不拜璽書嘉之以其年十二月二日薨
享年八十五訃聞輟視朝一日特贈司空制服死中官其親屬五
人太皇太后對輔臣嗟歎其忠正公遺令不請諡尙書右丞蘇轍
爲請詔有司議諡曰文定娶馬氏太常少卿絳之女追封永嘉郡
夫人四子邦彥大理評事邦直邦傑太常寺太祝皆先公卒恕今
爲右朝散郎通判應天府信厚敦敏篤學朝廷數欲用之以公老
不忍去左右詔聽之三女長適殿中丞蔡天申次適右朝奉郎王
鞏其季已嫁而復歸孫男四人欽咨欽亮欽弼欽憲孫女三人並
幼公晚自謂樂全居士有樂全集四十卷玉堂集二十卷注仁宗

東坡集卷十五

墓誌

三

樂書一卷神宗嘗賜親札曰卿文章典雅煥然有三代之風書之
典誥無以加焉西漢所不及也所與交者范仲淹吳育宋祁三人
皆被憚之曰不動如山安道有焉晚與軾先大夫游論古今治亂
及一時人物皆不謀而同軾與翁轍以是皆得出入門下軾嘗論
次其文曰孔北海志大而論高功烈不見於世然英偉豪傑之氣
自爲一時所宗其論盛孝章祢鴻豫書慨然有烈丈夫之風諸葛
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姿總練名實之意自見於言
語至出師表簡而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
秦漢已來以事君爲容說者所能至也常恨二人之文不見其全

公其庶幾乎嗚呼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言語非不工也政事文學非不敏且博也然至於臨大事鮮不忘其故失其守者其器小也公爲布衣則頎然已有公輔之望自少出仕至老而歸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雖對人主必同而後言毀譽不動得喪若一真孔子所謂大臣以道事君者世遠道散雖志士仁人或少取以求用公獨以邁往之氣行正大之言曰用之則行捨之則藏上不求合於人主故雖貴而不用用而不盡下不求合於士大夫故悅公者寡不悅公者衆然至言天下偉人則必以公爲首世以軾爲知言公始爲諫官薦劉夔王質自代卽日擢用及貝州軍叛上

東坡集卷十五

墓誌

三七

欲遣公出征舉明鑑自代卽以爲將而貝州平熙寧中軾將往見公於陳宰相曾公亮謂軾曰吾愛知張公所以至此者公恩也軾以問公公悵然久之曰吾嘗密薦公亮人無知者豈仁宗以語之乎誠以是知公雖不偶於世而人主信之蓋如此公性與道合得佛老之妙屬續之曰凜然如平生有星隕于北牖及薨赤氣自寢升里人望而驚焉以七年八月九日庚申塋于宋城縣永安鄉仁孝里其子恕使以王鞏之狀來求銘銘曰

大道之行士貴其身維人求我匪我求人秦漢以來士賤君肆區區僕臣以得爲喜功餘之趨誘毀是逃我觀其身夏畦之勞紛

叢脞千載一律帝閔下俗異人乃出是生我公龍章鳳姿翔於千
仞世挽留之浩然直前有礙則止放爲江河匯爲沼沚穆穆三聖
如天如淵前席爲謹見黷必冠豈不用公道有不契出其緒賒則
已驚世公之所能我不敢知乘雲馭風與汗漫期噫天何時復生
此傑我作銘詩以詔王國

10713

東坡集卷十五

十五

墓誌

三

